

深秋的暖阳晒在背上,叫人慵懒得不行。在湖边的椅子上坐着,不远处是雷峰塔,沐浴在一片暖色调中,岸边泊着十几艘小船。我已经忘记要坐船这件事了。直到很久以后,汤圆电话打来,才将我

忆。船工说乌龟潭这条路线,很多游客爱走。乌龟潭四时皆美,船工老夏自己更爱春天,三、四月,水边樱花都开了,白的,粉

湖上吃茶

周华诚

的,开得像是云一样。樱花树下,你拿一只蒲团在岸边坐下,摆开茶席,吃茶看花,那就美得不得了。

老夏见多识广,一見我们的架势,他一下子就先点了题。我们说,不如来拍一个西湖船工的读书

节目吧,一定会火。老夏摆摆手,说自己也已经很火了,有的人来坐船,就会找他的216号

夕阳西下,光线斜斜照进桥洞,照出一个金黄的世界。小船带着轻轻的水声,滑入这片金黄里,摇碎了明晃晃的秋光。酒精炉子热滚了水,湖人紫砂壶中,黄观音茶叶的香气一下溢出来。好香啊!汤圆也爱喝茶,她有一帮朋友,经常带着茶包行走山野,见了好地方,溪边林下,岩上花前,就地摆开茶席。这种生活,真是让人向往。这三只

小茶盏,原来是清代的豆青釉杯,打了三个蚂蝗绊,是她从网上拍卖得来。紫砂壶是孟臣壶。梨形壶体小巧,一壶茶汤刚好倒满三小盏,壶的外部光泽滋润,线条也圆润,也是她淘来的。之前我没有喝过黄观音,是岩茶的一种,初入

于谦祠码头一带,人称三台云水,的确是幽静的所在。此时深秋,芦苇枯黄,枫叶正红,湖边湖水清澈见底,小船下全是鱼。鱼多,飞鸟也就多。鸬鹚胆子小,行动

速度快,常常离人很远。它的鸣叫清脆连续,有时听到一串清脆的铃铛声,就知道是鸬鹚,循声去找,能在远处的水面发现踪影。小鸬鹚生性顽皮,有时会在湖面打起一长溜的“水漂”。浴鹄湾里,远处的枝头栖着几只夜鹭,悄无声息的。老夏说人家又叫它“待鸟”,或者是“呆鸟”,反正它傻傻的,呆呆的,不管不顾,有时站在一根树桩上等着。不知道什么时候,一下子冲下水去。原来,这只呆鸟是在等鱼。原来,每一条鱼,都有一只呆鸟在等待它。也许是在

进了嘴里,然后“嘎嘣嘎嘣”地嚼了起来。看着她焦急可爱的样子,周围的人都忍不住笑,母亲也跟着抿了嘴。她拎起袋子,让小女孩分给周围的人。女孩一边嚼着年糕片,一边大方地递给他人,就像小时候的邻里间,分享各自的美食。

拿起一片热腾腾的年糕片,送进嘴里,顿时,一股大米的香味席卷全身,没想到热乎乎、嘎嘣脆的年糕片,味道竟这么好。这一口单纯得只有大米味道的年糕片,似乎让我回到了稻谷的怀抱。一炉出锅,又一炉续上,两个锅炉,在交替中进行。爆米花师傅继续吆喝,“注意啦”。终于等到了我的爆米花,那一粒粒的玉米,像是一朵朵盛开的棉花,拥簇在一起,挤挤挨挨的,甚是好

拿起一颗热乎乎的爆米花,送进了嘴里,玉米的香味就这样弥漫开来。记忆里的味道,是时间掩盖不了的美好。一颗颗爆米花,让我吃出了童年的味道:朴素,美好,而又清香四溢。

在原址重建的。三层箭楼,雄踞关口,巍峨壮观。楼顶飞檐翘角,气势恢宏。上悬金铎,银铎作响。楼体如古城城墙,嵌有“剑阁”二字,上悬匾额两幅,“眼底长安”“天下雄关”几个大字,苍劲有力。关楼在山谷隘口处高高耸立,俯瞰群山,傲视群雄。蜀道上有此关扼守,如同定海神针,确保入蜀

交通门户的安全。只可惜新楼少了点沧桑感,古旧感。

到广元前,我以为剑阁是一座楼阁式建筑,马嵬兵变之后,唐明皇于逃难途中驻蹕剑阁驿站,夜夜听到阁下风铃摇曳,想起贵妃杨玉环,断肠人听到断肠声,不胜伤感,彻夜难眠。到了广元我才知道,其实剑阁就是剑山之间的栈道。

剑门天下,我仿佛有一种穿越

冬至前一日,吴江宾馆举办“吴江宴”,其中一道“脆皮八宝凤翼”吸引了我:不光把火腿、糯米、鸡肉等塞入鸡翅实在吃功夫,还在于跟“凤翼”相配的十枚镌着菠萝纹的小葱姑可爱至极:硕大的柄(顶芽),微小的果(球茎),让你不由得展开想象——婴儿的大头、大眼与小巧的身躯不成比例所呈现的那种好玩。

大概怕我不谙其道进而胡说八道,苏州餐饮协会老会长王永根大师特地从主桌跑到我身边,向我解释葱姑的柄有着怎样的好处……

华老的一番苦心对我来说是浪费:菜市场里那些掉了柄的葱姑我家一向拒绝。在我看来,烹饪葱姑不带柄,既是对葱姑的不尊重,也是对买家认知水平降维捣乱。我曾在超市蔬菜柜亲眼见它们如何“身首分离”以及柄被掐断、果被取走的惨象。

吃青菜嫌叶而弃梗,吃大块挑精而剔肥,无非各有所好,我能理解;视葱姑柄若寇仇必欲除之而后快,又算哪门子做派?

宋人陆游确实写到过葱姑:“掘

这个水域,也许是在下一个水域,等到了,也无非说一句,噢,原来你也在这里。

这样说话,谈笑,老夏摇橹也松弛。他每天清晨七点不到,就到卧龙桥出船,如有客预约,还会更早一点。平时晚上六点半下班。这段时间秋高气爽,天气最舒服,一天四趟,他每次出船就像穿行在风景中。我们都羡慕他,觉得这桩工作,简直可以被评为“世界最美的工作”之一。

他又说到夏天。夏天浴鹄湾里绿意一片,天色向晚的时候,游客一两人,坐着小船划入绿林深处,荷花丛中,凉意渐起,那真是说不出的美好。到了冬天呢,一场大雪,天下一白,那就早早地起床,划船去看雪。真的,有人五点钟就来湖上,约他的船看雪去。

汤圆带的点心是红心蜜柚、澳门海苔蛋卷。我出门时顺手带了晓风书屋送的糕点。此时喝着好茶,吃着精致的点心,看湖上风景移动,移步换景,如入长卷之中。视频一会儿就拍好了,剩下的只是吃茶看花的事情。老夏一路指给我们看各样的鸟儿,看到鸳鸯、野鸭、鸬鹚、夜鹭、苍鹭、黑水鸡,闲闲地坐船,这些鸟儿的名字也没有完全记下来。我还记得,有一次坐西湖的船,老船工是绍兴人,会在自家小船经过的水路布一个小小的渔网,每次收船回来,都会拎一条小鲫鱼回去。红烧鲫鱼,抿半

碗黄酒,这不是最好的人间滋味吗?后来,在湖里下网的做法是不许了,但老船工下班拎一尾鲫鱼回家的画面,却让我久久不忘。

在西湖坐船,还有另一条水路,可以到茅家埠,只能下一次去了。那一条路也被人叫作“上香水路”。从前住在城里的人,要去灵隐寺上香,就坐船走这条水路,然后上岸步行,往天竺去。真是清幽啊。想想看,那时候去寺庙,要这样往水穷处去,又要走很长的路,一路穿过芦苇与密林,一路听着水声与梵音,看到云起云散,还没有到寺庙,心就静下来了。

这次湖上吃茶,是天冷之前的事。一月之后,天寒地冻,某天夜里还下了一点雪。这让我又想起湖上吃茶的事了,遂与汤圆约:大雪之时,当再去湖上吃茶。

葱姑 西坡

得此菇炊正熟,一杯苦劝护寒归。”(《东村》)明人徐渭也明白葱姑能够养生,“洞庭橘子壳茱萸,茨菰香芋落花生。姜唐九黄三白酒,此是老人骨董羹。”(《渔鼓词·其四》)可是,古人并没留下任何“除‘柄’务尽”的“操作指南”啊。

肉丝炒咸菜、肉片炒黄瓜、土豆红烧肉……最先被挑选的总是肉;葱姑烧肉、葱姑炖鸡、葱姑蹄膀汤等。最先被盯牢的总是葱姑,说明葱姑具备高强的素质和个性,既可借势上位,也能匡扶君子。

那个“势”那个“君”,差不多均与牛肉、羊肉无涉。羊羊肉的油腥,葱姑愿意倚重,其厚味与膻味却跟葱姑微微的循介苦寒性格不搭。于是,葱姑与猪肉对上了眼,成为绝配,其中尤以葱姑烧肉最为著名,连北方出生的宋代皇帝溥仪也好那一口。

许多人十分在意葱姑是不是

粉。芋头、山药、土豆等根茎类食材,自然也以此为最高的品质要求。粉,其实是一种酥软和细糯的状态。不过,我总觉得带点儿脆性的葱姑要比“粉葱姑”吃起来爽快些。难以把握的是,“爽”上临界点便意味着收获僵硬的口感。没了柄,所谓的“调羹葱姑”就没了出典。

硕大的葱姑凝聚了太多的淀粉,往往令人饱腹效果强烈且作料难以渗透,虽不至于味同嚼蜡,但说庶几近之,谅无问题;小巧玲珑的葱姑则可助我完美躲避尴尬,尤其那支柄,并不因球茎体量的大而大,正如人的眼睛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大(婴幼儿时期除外)。球茎体量越大越有可能“掏空”柄中的“肉”。享受葱姑柄仿佛享受冬笋头肩部位的充分幼嫩,我深有体会,哪能不去讲究!

葱姑有不少异名和别写,《农政全书》为之正名:“一根岁生十二子,如葱姑之乳诸子,故名。”由此观之,葱姑的柄,好比古代儿童头顶上按惯例要梳成“总角”的模样,是不可随随便便“拿下”的哦。

雪纷纷扬扬。站台下方的轨道已落下厚厚一层雪;站台对面屋顶上的几只鸟被动车的鸣笛声吓到,扇动翅膀往空中飞,像几片树叶一样飘浮着;站台上,乘客抱紧身子缩着头,车子还没停稳,就蜂拥到车门边。

我刚落座,乘务员推着一辆婴儿车过来了,后面跟着一位身着红色羽绒服的女人,她一手抱着婴儿,一手提着鼓鼓囊囊的包。女人把孩子放进婴儿车,朝窗外招手,一个男人曲着身子,正趴在玻璃上往车内看。

我问,刚才那个男人是你老公吗?她点点头,他不放心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呢。我问了她的目的地,她说,你下车时,我帮你推车。

女人五十多岁,很健谈,说孩子是她外孙子,十个月大。我侧头看她一眼,她戴着口罩,但眉眼和额头并没有什么皱纹,起码没我这个同龄人多。女人的老家在乡下,老公年轻时招工到宁波做建筑,做了十几年,厂子倒了,补偿一些钱,夫妇俩又凑了些钱在宁波买了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。不久,有人请她老公回家乡做房地产,房子做一半,倒了,老板赔钱,她老公也受牵连,东挪西借,付清了赔偿款。夫妇俩勤劳、踏实,再加上女儿做生意赚的钱,终于把所有债务还清。

我们说话时,小人儿哼哼唧唧,女人弯腰从包里拿出奶瓶,小家伙吧唧吧唧喝着,不吭声了。我接过话:你女儿能替她爸爸还债,真不错。女人说,女儿心疼爸爸,知道她爸爸要是还不清债,肯定抬不起头。

女人还有个儿子,高考落榜后去当兵,退伍后,在青岛打工,往返于青岛和宁波的途中,认识了一个女孩,陷入热恋,到了谈婚论嫁,女方父母要求跟家长见面,但女人不同意。

女孩母亲打电话问为什么。我们的儿子没上过大学;我们家是农村的;我们夫妇没文化,不会说话;我们家没钱没车没房,跟你们家结亲家,以后你们也会看低我们的……女人说来说去,都是“不配”的理由。确实有些“不配”——女孩在铁路部门工作;爸爸是高考恢复后的大学生,在

政府机关担任要职;妈妈是国企高管,拿年薪……

但女孩的妈妈很坚决,我女儿就是喜欢你儿子忠厚踏实,我也非常喜欢你儿子,我们不要你们家买房买车。女孩的爸爸说,你儿子跟我很投缘,我很喜欢。女人还没松口,我老妈妈在乡下,儿子以后要经常去看她,老人年纪大了,乡下条件又差,你们城里人不习惯的。女孩的妈妈说,看老人天经地义啊,我们全家都会经常去看老人家。女孩说,我以后肯定会经常陪他去看望外婆的。话说到这个分上,女人说,那我们见个面吧,把婚期定下来。

我听到这儿,就像看到一朵花即将美丽绽放,心里陡然生出喜悦。这样的相遇多美好。那个小伙子,在有些人眼里可能就是一块土,但女孩和她父母独具慧眼,看出“土”里包着的是一块玉。世间因为多了几双不世俗的眼睛,一桩美好的姻缘开始发芽、结果。孤寂的旅途有这样的故事相伴,就像寒冷手里有杯热茶。

女人到了站,说女儿在车站外等着呢,一副开心的样子。我帮她推婴儿车,旁边的乘客帮忙拎包。女人抱着小人下了车,又把孩子放进婴儿车,慢慢往前走。雪还在下。车站外,那个小人的妈妈此刻正在满怀焦虑地等待,当三代人在飘舞的雪花中相聚,该是怎样纷纷扬扬的一场欢喜。

纷纷扬扬的欢喜

魏振强



芬芳种种 (剪纸) 辛旭光

七夕会

蜀道,泛指古时候进出蜀地的道路。狭义地讲,蜀道有“北四南三”七条,它们穿越秦岭和大巴山,将关中到成都平原打通连接。其中,四川广元境内的金牛道最险要难行。李白有诗云:“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”说的就是广元这一段,而蜀道之险,最险莫过于剑门关。

到广元前,剑门关的大名我早有耳闻,从嘉峪关到山海关,从雁门关到武胜关,中国的关隘遍布各地,但若论险峻,剑门关名列前茅。山川形胜,以险为要,尤其是设关守卫,首先考虑的是地形地势。

在广元剑阁县郊外的群山中,百余公里,山峦起伏,其中大小剑山相距不过数丈,两山矗

而立,像两把利剑插在地上,双峰对峙如门,人们故以剑门名之。最初,蜀汉丞相诸葛亮见此地易守难攻,地势险要,于是修筑栈道30里,筑关扼守,称为“剑阁”。

剑门关扼守蜀道之咽喉,它是长安到成都间最重要的关口,是两山之间唯一的通道,堪称险中之险。绵延百里的山崖如直立陡峭的城墙,真乃上天无路,入地无门。在此设关,有险可恃,用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来形容实不为过。当年,剑门关发生过无数次大小战役,战马嘶嘶,炮声隆隆,剑门关历经千年战火,从未被正面攻破过。

历史上的剑门关屡遭战火涂炭,关楼修修建建,早已不复存在。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十多年前

在原址重建的。三层箭楼,雄踞关口,巍峨壮观。楼顶飞檐翘角,气势恢宏。上悬金铎,银铎作响。楼体如古城城墙,嵌有“剑阁”二字,上悬匾额两幅,“眼底长安”“天下雄关”几个大字,苍劲有力。关楼在山谷隘口处高高耸立,俯瞰群山,傲视群雄。蜀道上有此关扼守,如同定海神针,确保入蜀

走进剑门关

张映勤

交通门户的安全。只可惜新楼少了点沧桑感,古旧感。

到广元前,我以为剑阁是一座楼阁式建筑,马嵬兵变之后,唐明皇于逃难途中驻蹕剑阁驿站,夜夜听到阁下风铃摇曳,想起贵妃杨玉环,断肠人听到断肠声,不胜伤感,彻夜难眠。到了广元我才知道,其实剑阁就是剑山之间的栈道。

剑门天下,我仿佛有一种穿越

时空的体验。仿佛步入了厚重的历史,这里的每一块石头、每一片土地都充满了故事。作为古战场,无数将士含辛茹苦守边关,咽喉之地曾经战火纷飞,热血洒遍,山谷的每一处石缝似乎还在回响着杀声,弥漫着硝烟。剑门关历经战火,却岿然不动,以悲壮不屈的身姿诉说着过往的悲壮与辉煌。

剑门天下,我仿佛看到了过往的旅人和商队,他们拖着疲惫的身子,艰难地在栈道上跋涉,每一步行走留下的印记都写入了历史和记忆。

剑门关、古栈道,曾经的军事要塞与交通枢纽,如一座横跨过去与现在的桥梁,不仅连接大山阻隔的地理空间,更打通了时间岁月的长河。

蜀道景观看不够,最为难忘剑门关!

旅游